

Robert Vannoy博士、Samuels, 第 3 讲

© 2011, Robert Vannoy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正如我们在上一讲关于王权和盟约主题的结尾所指出的，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扫罗所实行的王权与盟约的理想不符。我们发现，在《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和第 15 章中，我们仅以回顾的方式讨论了这一点，您可能还记得，我建议将《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内容组织在王权和盟约的主题下，首先：人民要求王权是对盟约的否定；其次，撒母耳所设立的王权与盟约相符；第三，扫罗所实行的王权与盟约的理想不符；最后，大卫所实行的王权虽然不完美，但却真实地代表了盟约国王的理想。

现在我们来看这四个命题中的第三个。在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中，紧接着描述了扫罗在吉甲举行的盟约更新仪式上就任国王的情形。我们得知，扫罗拒绝服从主在他受膏时给他的命令。由于这一过错，他受到了先知撒母耳的斥责，并被告知他的王朝不会长久。第 13 章第一节标志着扫罗统治的开始。10:16 中的私人受膏，10:17-27 中在米斯佩公开抽签选举扫罗，11:1-13 中他战胜亚扪人确认被选为国王，然后是撒母耳记上第 14:12-25 中在吉甲举行的盟约更新仪式上就职，现在已正式开始扫罗作为国王的统治。扫罗的正式统治直到上一讲我们讨论过的吉甲的盟约更新仪式之后才开始，我认为这从本章开头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第 1 节中表示国王统治开始的典型统治公式的位置就可以看出。表示国王统治的统治公式在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多次出现，通常给出国王继位时的年龄和统治时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 13:1 的特定例子中，公式有缺陷，缺少两个数字。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你可以看看NIV 译本和其中的文本注释。但 NIV 译本写道：“扫罗登基的时候 30 岁，作以色列王 42 年。”在三十岁处有一个注释说：“希伯来语没有三十。”在“他统治了 42 年”处有一个注释，在四十处“希伯来语没有四十”。所以这里有一个文本问题。但显然是统治公式引入了扫罗统治的开始；从第 13 章开始。因此，13:1 以及第 14 章末尾第 47-53 节中对扫罗统治的总结为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和第 14 章中的叙述提供了书签和框架，为我们描绘了扫罗和他的儿子

约拿单之间的鲜明对比。这样做，它清楚地表明了扫罗未能达到立约之王的理想。在第 13 章第 2-7a 节中，我们找到了撒母耳和扫罗相遇的背景信息，这些信息在本章后面的第 7b 至 15 节中可以找到，这真正成为本章的焦点。

扫罗成为国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了一支 3000 人的军队，分成两组，由他和他儿子约拿单指挥。我们在第 2 节中读到了这一点。第 3 节的叙述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折，它告诉我们，主动攻击非利士人驻军和迦巴（一般认为“Gibeah”的拼写有误）的是约拿单而不是扫罗，我稍后会回到这一点。约拿单的这一举动让人想起撒母耳在私人受膏后不久给扫罗的指示。这可以追溯到撒母耳记上第 10 章第 7 和 8 节。当时，撒母耳在膏抹扫罗后告诉他，他要做任何他能做的事。或者做必须做的事，这取决于你如何翻译这句话；这意味着当他受膏后回到家时，他要攻击基比亚的非利士驻军，正如撒母耳在前一节 10:5a 中提到的那样。

我想说的是，当撒母耳私下膏扫罗时，主当时告诉他，扫罗会“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在做完你手能做的事之后，也就是在 10:7 中撒母耳指示扫罗这样做，扫罗要去吉甲，然后在那里等候撒母耳来献祭并给他进一步的指示。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上 10:8 中读到。撒母耳说“你在我先下到吉甲，我必下到你这里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七天，等我回来指示你该做的事。”然而，扫罗回到基比亚后不仅没有对非利士人采取任何行动，当他的叔叔问他撒母耳对他说了什么时，他甚至没有告诉他叔叔主呼召他去做重大任务。

无论如何，约拿单对非利士驻军的攻击，以及扫罗的就任国王，都激起了非利士人的行动。他们集结了一支由战车和战士组成的大军，在密抹扎营（第 5 节）。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中传出消息，说非利士驻军遭到袭击，扫罗召集了更多的队伍加入他们在吉甲的军队（第 4 节）。然而，当你阅读这个叙述时，你会发现这个场景的描述方式有些不祥。正如沃尔特·布鲁格曼（Walter Bruggemann）所指出的，这些经文“把非利士人描绘成拥有优势人数和技术优势。相反，以色列人却感到害怕和恐惧，他们表现得胆怯。”

在第 6 节中，我们得知以色列人躲在洞穴和灌木丛中，因为他们的处境危急，正如 NIV 翻译的那样。他们被非利士人重重地逼迫。在第 7 节中，扫罗在吉甲的士兵被描述为“战兢恐惧”，而其他则人则逃往约旦河以东。这里的画面与撒母耳记上第 11 章的画面截然不同，当时扫罗被上帝的灵所激励，奋起迎战亚捫人拿辖的傲慢精神；然后带领以色列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与与亚捫人的战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民对扫罗的领导或上帝的保护都缺乏信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民要求国王是为了找到一种安全感。现在他们有了国王，但他们的恐惧与建立王权之前一样。在第 7b 到 15 节中，我们读到了扫罗的不服从和撒母耳的斥责。

与此同时，扫罗按照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 10:8 中的指示前往吉甲。他等了撒母耳七天，但撒母耳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来。随着军事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扫罗下令不等撒母耳的帮助就开始献祭。但就在这些祭祀即将完成的时候，撒母耳果然来了，显然是在第七天早些时候。他在第十一节质问扫罗：“你做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暗示着强烈的反对。扫罗的回答是防御性的，暗示他知道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需要一些理由。他向撒母耳解释说，因为他自己的手下正在逃跑，而且非利士人的进攻似乎迫在眉睫，所以他感到“不得不”献祭并请求主的帮助，尽管撒母耳还没有到。我们在第 11 和 12 节中读到。希伯来语中“我感到不得不”的字面意思是“我强迫自己这样做”。撒母耳没有讨论扫罗的借口，但他严厉地斥责了他。他告诉扫罗，他很愚蠢，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给他的命令，因此撒母耳告诉扫罗，他的王朝不会长久，上帝已经选择了另一位统治者，他将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在第 13 和 14 节中读到。“你做得太愚蠢了，”撒母耳说。“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给你的命令。如果你遵守了，他就会永远建立你在以色列的王国。但现在，你的王国不会长久。耶和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并任命他为他人民的领袖，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

我认为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扫罗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被迫或强迫自

已在撒母耳到来之前献祭，因为非利士人的威胁很严重，他的军队已经瓦解，而且他希望在一场表面上看来迫在眉睫的战斗中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撒母耳还是认为扫罗应该为此负责。扫罗的借口暴露了他的错误，他让环境而不是上帝的命令决定了他的行为。毫无疑问，他遇到的情况令人震惊，毫无疑问，他所经历的考验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扫罗面临的问题是：他会成为上帝之下的国王吗？还是他会成为上帝之外的国王？他是一个无论情况如何都准备完全顺服和信任上帝的人吗？或者，他是一个认为自己高于上帝之言和律法的人？这是圣约王权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所谓的虔诚动机（祈求主的帮助）或宗教行为（战斗前献祭）而得到缓解或消除。我认为，真正的虔诚很容易与宗教话语和宗教行为相混淆。

但应该记住，宗教的言行不一定与走在主的道路上一致。宗教的言行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行为的完整性。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出于对上帝的爱和对他的言行的信任，以及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帝的命令。扫罗用宗教论据来证明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就像他在《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中再次做的那样。但正如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后来告诉他的那样，“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献公羊”（《撒母耳记下》第 15 章第 22 节）。用戈登·麦克唐纳在他的一部小说中的话来说，扫罗表现出这样的人：“一个对服从上帝没有太多概念的人，但他对宗教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归根结底，扫罗对主缺乏信心和信任，导致他做出了愚蠢的决定。

下一章是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其中，扫罗未能达到真正的盟约之王的标准，成为焦点。撒母耳再次质问扫罗不顺服耶和华。这一次，撒母耳告诉他，由于他的不顺服，以及他拒绝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拒绝让他成为人民的王。这句话在第 15 章第 23 节。

在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之前的章节中，扫罗一再未能履行他作为真正立约之王的责任。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当他被撒母耳膏立为王后返回基比亚时，他没

有对驻扎在那里的非利士人驻军采取行动，尽管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 10 章第 7 节中明确建议他这样做。此外，当他的叔叔问起撒母耳对他说的话时，他回避告诉他他已被选为王（见第 10 章第 14-16 节）。你还记得，在 10 章第 17-27 节描述的Mispeh集会中，他藏在物资中，当时他正被抽签选为王。似乎他不愿意站出来。然后，在就职后，他违背了主通过撒母耳发出的命令，没有等待七天，等撒母耳到达吉甲（见第 13 章第 7-15 节）。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撒母耳斥责扫罗的过失，并告诉他，由于他的不服从，他的王朝将不复存在。在下一章，即第 14 章中，扫罗继续被拿来与他的儿子约拿单作比较，但结果非常不利。在随后由约拿单发起的与非利士人的战争中，扫罗对以色列的成功起到的阻碍作用大于帮助作用。

阅读撒母耳记上第 14 章时，会发现很多有关扫罗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我不会详细研究第 14 章，但在进入第 15 章之前，我想对它发表一些评论。第 14 章中关于扫罗最明显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他一再用虔诚的语言和宗教行为来掩盖他以自我为中心和轻率的行为。在第 34 节中，他说：“不可吃带血的肉，以致得罪耶和华。”在第 35 节中，他开始为耶和华筑坛，我说开始建造是因为与 NIV 的翻译“他为耶和华筑坛”相反，那里的文本的意思是他开始建造；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否完成了。他可能已经中断了建造，然后离开去追击非利士人。在第 39 节中，他以耶和华的名义发誓。他说：“我指着拯救以色列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的死，他也必须死。”在第41节中，他祷告。在第44节中，他用上帝的名字发誓，“约拿单，如果你不死，愿上帝严惩我。”第24节描述了扫罗对他的军队发的一个愚蠢的誓言，你可能知道，这个誓言是“未到晚上，我还没有向敌人报仇之前，凡吃饭的，必受咒诅。”这也是一个可能以主的名义发的誓言。在第37节中，他寻求神的指引，尽管上帝没有回答。我们在那里读到扫罗问上帝“我们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吗？”但那天上帝没有回答他。

在所有这些言行中，扫罗都表现出一个虔诚而有灵性的人的形象，但事实

上，扫罗并不是一个真正侍奉上帝的人，而是试图强迫上帝满足他自己的野心。此外，很明显，在扫罗看来，他的儿子约拿单应该被处死，因为他违背了他对军队的愚蠢誓言，而不是一个被上帝用来给以色列带来伟大胜利的虔诚之人。在读者看来，事实似乎更接近相反的情况，扫罗错误地认为约拿单的行为导致了上帝的沉默，而约拿单更有道理地与他的父亲有类似的看法。他是阻碍以色列在战斗中取得成功的人。在第 29 和 30 节中，约拿单说：“我父亲为国家带来了麻烦。看看我尝到一点蜂蜜时眼睛有多明亮。如果这些人今天吃了一些他们从敌人那里抢来的战利品，情况会好得多。非利士人的屠杀不是更惨烈吗？”我认为 VP Long 在评论本章时总结得很好，他评论道：“因此，那天乔纳森冒着生命危险大胆攻击非利士人的前哨，最后却死在了他父亲的手中。那天原本有望大获全胜，但最后却以扫罗放弃追击而非利士人而告终，‘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第 46 节）。扫罗受到耶和华的斥责，被撒母耳抛弃，与乔纳森不和，最终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他因自己的顽固而被疏远，甚至与自己的军队也不和。”所以在第 14 章中，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关于扫罗作为以色列受膏国王的未来的问题。

第 15 章开始时，撒母耳带着来自上帝的新话语来到扫罗面前，因此扫罗获得了新的机会来表明自己愿意承担起作为上帝政府人民之王的责任。撒母耳的开场白提醒扫罗他受膏，有责任服从上帝先知的话语。在撒母耳上、下两章中，你读到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作他百姓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字面意思是“耶和华的话”，“这是全能的耶和华说的”，然后他向扫罗说了一些指示，其中扫罗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作为来自上帝的信息呈现给他的，字面意思是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惩罚亚玛力人，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时伏击了他们。现在，你要攻击他们，彻底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不要饶恕他们，要杀死男人和女人、儿童和婴儿、牛羊、骆驼和驴。”因此，扫罗和他的军队将成为上帝审判亚玛力人的工具，因为他们在出埃及时袭击了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前往西奈山时，他们遭到了亚玛力人的袭

击。我认为，那时亚玛力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撒旦的工具，试图阻止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上帝救赎目的的攻击，而上帝的回应非常强烈。出埃及记 17 章和申命记 25 章中都有记载，其中上帝说他将“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彻底消灭，并要世代与亚玛力人争战”。

这就是这里给扫罗的指示的背景。扫罗被委托对亚玛力人进行审判，彻底摧毁他们和他们的所有财产。扫罗完成这项任务表明，如果他服从，尽管过去失败了，但他确实渴望成为主的忠实仆人。扫罗回应了他所得到的指示。他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我们在第 4 节中读到，因为基尼人与亚玛力人居住在同一地区。而且因为基尼人与亚玛力人不同，在征服以色列人时甚至后来都对以色列人很友好，扫罗提前警告他们即将发生的袭击，他们就离开了该地区。扫罗在战斗中的成功在第 7 节中描述，“他横扫了犹大南部地区。他一路杀死了亚玛力人，直到埃及东部边境。”但第 8 和 9 节告诉我们，他放过了亚玛力王亚甲，并留下了最好的牛羊，只杀了“无用或质量差的”，如新生活译本所翻译，或“只杀被鄙视和弱小的”，如 NIV 所翻译。这些都无可争辩地违反了第 3 节中撒母耳给他的命令。显然，扫罗再次未能履行真正的盟约之王的职责，因为他不服从主的话语。

在第 10 至 35 节中，我们读到撒母耳质问扫罗，告诉他由于他的不顺服，耶和华拒绝了他做国王。扫罗从战场归来时，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话，告诉撒母耳扫罗没有完成他被赋予的任务。第 11 节中，耶和华对扫罗的指控提到了两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措辞是“他转离不跟随耶和华”。NIV 说“他转离了我”，NLT 说“他没有忠于我，但他转离了跟随耶和华，他没有执行耶和华的命令”，字面意思是我的话。请注意，指定这种双重罪行的语言定义了盟约王权的本质。追随耶和华的字面意思是“追随耶和华”，就是重新承认耶和华对国家及其人类国王的主权；这可以追溯到撒母耳记上 12:14 的语言。这是神权政治重组的基本要求，正如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 12:14b 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扫罗已经登基为王。扫罗现在已经表明他不愿意做这件事，“跟随耶和华”。拒绝执行主的命令或

话语，实际上违反了主在本章开头第 2 至 3 节中对撒母耳所说的话，这些话被明确描述为主的话。出于这些原因，主在第 11 节中说，他很后悔让扫罗成为国王。所以第二天早上，撒母耳出发去寻找扫罗，你可以在第 12 节中找到这一点。

12d 中看似偶然的报道，扫罗在迦密为自己立了纪念碑，然后去了吉甲，对于理解本章的其余部分具有重大意义。你可以在第 12 节中读到，第二天一早，撒母耳起床去见扫罗。但撒母耳被告知扫罗要去迦密，在那里为自己立了纪念碑，然后去了吉甲，提到为扫罗立纪念碑，充分说明了扫罗在以色列战胜亚玛力人之后的心态。扫罗为自己立纪念碑，表明在他自己看来，与亚玛力人的战斗不再是上帝的战斗，而是他自己的战斗。他显然认为自己是一位成功的军事领袖，他的成就值得获得胜利纪念碑所能获得的那种认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如此伟大成就的回报，扫罗有权分享战利品并参加胜利庆典，在庆典上，被击败的敌方国王将被展示，胜利国王的纪念碑将被揭幕。在这种情况下，扫罗不再是耶和华的下属，不再是审判亚玛力人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自主的绝对君主，实际上成为了反神权的国王。通过提前告诉读者扫罗为自己树立纪念碑，叙述者给了读者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质疑扫罗后来的无罪声明以及他试图掩盖自己所作所为的努力。

当撒母耳终于追上扫罗时，他热情地向他问好，也就是说，扫罗热情地向撒母耳问好。在撒母耳对扫罗说一句话之前，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已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第 13 节。扫罗的陈述与第 11 节中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的话完全矛盾。在第 11 节中，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已经偏离了它，没有执行我的指示。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已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在撒母耳问他一个似乎已经有点可疑的问题之前，扫罗就过于急切地声称服从，这似乎已经有点可疑了。

但是如果扫罗有事要隐瞒，而且他很清楚这一点，那么撒母耳并没有直接反驳扫罗的说法，而只是在第 14 节中询问，那么我听到的羊和山羊的咩咩叫声和牛的低吼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扫罗迅速而迅速地回答说，为什么最好的动物被保留了

下来？为了把它们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第 15 节）。这个回答似乎是保留最好动物的合理理由，我认为仔细看看回答的措辞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应该注意的是，扫罗声称这些动物是为了献给上帝你的神的。他没有对撒母耳说上帝我们的神，而是说上帝你的神，这样说似乎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扫罗都没有把自己列入耶和华的追随者之列。事实上，正如预期的那样，撒母耳取得了进步，而扫罗则一再试图用虔诚的谈话和语言来掩盖他不听话的行为，越来越清楚的是，他内心深处对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撒母耳提醒扫罗，他是以色列的受膏君（第 17 节），耶和华膏你作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他们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包括彻底消灭亚玛力人，不许掠夺（第 18 节）。去把这些人亚玛力人彻底消灭，向他们开战，直到把他们消灭殆尽。然后他告诉扫罗，他没有听从耶和华，他在耶和华的地上行了恶（第 19 节）。然而，扫罗仍然不愿意见证他的罪行，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声称他听从了耶和华的声音（NIV）。但他说，我确实听从了耶和华。他杀死了除亚甲之外的所有亚玛力人，并且他的军队或士兵保留了一些最好的动物，以便在吉甲再次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献祭。

然而，撒母耳不想再听扫罗的借口，他在第 22 和 23 节中用旧约中最深刻的陈述之一作出回应，关于真正的宗教与宗教仪式行为之间的区别。你会发现在第 22 和 23 节中，“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骄傲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等。”这句话最后以撒母耳告诉扫罗，因为他拒绝了耶和华的命令而达到高潮。主拒绝了他做国王 23. 撒母耳说服从胜于献祭，这与以色列的先知们一再向人民宣告的信息相同，而人民就像以赛亚书 29:13 所说的那样，“你们用嘴唇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耶稣在马太福音 15:8 和马可福音 7:6 中引用了这句话。

后来，先知们对以色列仪式主义的谴责有时非常强烈，他们对献祭的批评几乎暗示他们赞成废除献祭制度，用道德和正义取而代之，但这实际上不是他们的观

点，也不是撒母耳的观点。“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和先知们所提倡的一致。上帝对表现工作虔诚不感兴趣。无论是献祭还是其他什么，他对用来掩盖不服从的外表虔诚不感兴趣。在没有发自内心愿意遵从主的命令而进行的宗教或仪式行为不仅是主所不接受的，而且是主所憎恶的。

正如主在以赛亚书66章2节中所说的许多经文一样，主说：“我所看顾谦卑、心灵痛悔、为我所成就的事而战兢的人，但献愚昧祭物的，就如杀人的；献羊羔的，就如打断狗腿的；献素祭的，就如献猪血的；烧香的，就如拜偶像的。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欢可憎的事。”宗教人士倾向于这种虚伪和宗教仪式，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今天的情况和撒母耳和扫罗时代的情况一样。

但回到我们的故事，当撒母耳在第 23 节中说叛乱与巫术一样罪恶时，他的语言呼应了他在扫罗就职时所说的话，即你们要遵循撒母耳记上 12:14，当时他告诉人民和扫罗，如果你们不违背主的命令，敬畏他并服从他，那么你和你的国王都会表明你们承认上帝，但如果你违背主的命令，他的手就会重重地压在你身上。”扫罗违反了神权统治条款的基本要求。在他上任时，这些条款已经向他明确说明。所以，撒母耳最后告诉他，因为他拒绝了主的命令，主也拒绝了他作为国王

当听到他的不服从会导致他被免去王位时，扫罗似乎改变了主意并承认了他的罪。虽然扫罗在第 13 节说他已经执行了主的命令，但现在他在第 24 节中说道：“我违背了主的命令和你的指示。”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罪。然后他请求撒母耳的原谅，并请他在第 25 节中陪他一起敬拜主。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跟我回去，这样我就可以敬拜主了。然而，扫罗的忏悔却无人理会。因为撒母耳拒绝了和他一起去的请求，他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之前说过的话，既然你拒绝了主的命令，他就拒绝了你做国王。”显然，在撒母耳看来，扫罗的忏悔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注意的是，扫罗的忏悔是一种“是的，但是”的回答，他说，是的，我犯了罪，但随后他又对这种承认进行了限定，说我害怕人民，所以我屈服于他们（第 24 节）。然后，他在忏悔中又加了双重请求，要求撒母耳不仅

原谅他，还要陪他一起敬拜主。这种“是的，但是”的忏悔与大卫在拔示巴事件后的无条件忏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当他被质问时，他说我得罪了主。在数点人民之后，他的忏悔是在《撒母耳记下》第 24 章进行的人口普查，当时他只说“我犯了大罪”。此外，仔细观察扫罗忏悔的措辞，可以发现他的思维存在严重缺陷。“服从”一词在本章前面出现过几次。与服从或听从上帝的话语或上帝的声音有关。但在扫罗的忏悔中，他说他敬畏人民，听从他们的声音，听从他们的声音，服从上帝的命令，相反，他听从人民的声音。他没有听从上帝的声音，他听从人民的声音，作为不服从上帝命令的理由。

但不仅仅是“服从”这个词在扫罗的忏悔中出现了颠倒的意义，因为他对“恐惧”一词的使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当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 12:14 中在国王就职典礼上阐述神权统治的原则时，他说：“现在，你们若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听从他的话，不违背耶和华的诫命，你和你的王就必认耶和华为你们的神。”扫罗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而听从人民的声音的理由是，他害怕人民。所以在扫罗的忏悔中，对人民的恐惧取代了对上帝的恐惧；这实际上加剧了他的不服从，而不是为他的不服从辩解。

扫罗不仅自证其罪，为自己的不服从辩护，将责任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人民身上，还希望避免因与撒母耳公开决裂而丢脸。因此，他请求撒母耳陪他一起敬拜上帝。扫罗拒绝后，他再次请求撒母耳，并补充说明，至少在我族人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尊重我（第 30 节），这才清楚表明了扫罗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当认罪与公众形象和荣誉的关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撒母耳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开始走开，在这种情况下，认罪的真实性的就值得怀疑了。扫罗撕裂了长袍的下摆，试图阻止他，或者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恳求姿态，但那件事给了撒母耳一个额外的机会，通过用撕裂的长袍作为扫罗失去王国的象征，重申了扫罗被上帝拒绝的事实，撒母耳说：“耶和华今日将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下，赐给别人。”比扫罗更好的人（第 28 节）。撒母耳和扫罗都不知道哪个人被赐予了王国，那就是大卫，而大卫在这里

被提前描述为比扫罗更好的人。第 31 节在 NIV 中的翻译是：“于是撒母耳回到扫罗那里，扫罗敬拜耶和华。”人们认为撒母耳改变了主意，与他之前在第 26 节中拒绝扫罗的请求相反，现在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陪伴他。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给出了质疑这一结论的充分理由，奥尔特将第 31 节翻译为“撒母耳离开扫罗回去，扫罗向耶和华下拜。”所有英语版本的旧评论都将此解释为撒母耳陪同扫罗去参加祭祀，但第 30 节中的“turned back with”和第 31 节中的“turned back from”是反义词。后者的意思是“抛弃”。这正是我们在 11 节中看到的上帝谴责扫罗的后一种习语，因为他“转离了我”。因此，撒母耳在这里拒绝陪同扫罗参加祭祀，实际上是彻底拒绝了扫罗；强迫他在没有神职人员主持的情况下献祭，羞辱他。我认为 Alter 建议将其翻译为“撒母耳转离扫罗”，这不仅更好地表达了希伯来语表达，而且还产生了撒母耳对扫罗请求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具叙述性的背景下更加一致。撒母耳关心的是上帝王国的荣誉，而不是扫罗的个人荣誉。

于是撒母耳着手完成扫罗未完成的任务，他召来亚玛力王亚甲，将他处死，以履行上帝最初对扫罗的命令。然后撒母耳和扫罗分道扬镳，撒母耳回到拉玛，扫罗回到基比亚（第 34 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互相说话（第 35 节）。他们的分手不仅标志着私人关系的结束，而且也终止了这位盟约之王的合法性。他流产的王权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他不愿意服从撒母耳在他统治初期向他解释的职位要求。现在，正如 15:28 中所描述的，比扫罗更好的人将填补扫罗未能完成的角色。

《撒母耳记上》的其余部分描述了扫罗生活的低谷，最终在撒母耳记上第 31 章中以自杀告终。与此同时，大卫通过许多艰难的经历登上了王位，他始终拒绝举手反对上帝的受膏者，也就是扫罗，尽管扫罗多次试图自杀。

转录者：Janette Krulick、Hans Miersma、Dan Hurley、Jason Demsey、
Cooper Meyer, Heather Hughes 编辑
编辑：Ted Hildebrandt